

· 老龄社会 ·

# 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

## ——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CLASS) 数据

彭青云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为了摸清老年人对长期照料服务的潜在需求情况，基于 2014 年 CLASS 基线调查数据，运用家庭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人口特征，构建了三个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结论：居家长期照料在当前仍然是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的首要选择；家庭中子女数量、是否与子女同住是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最主要因素，同时，健康状况、职业和离退休待遇客观制约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的选择，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的教育水平和性别差异因素一直存在并起显著作用。

**关键词：**长期照料方式；居家照料；机构照料；二元 Logistic 回归

中图分类号：C91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5898(2017)07- 0054- 10

###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ong-Term Care Choice Preference in the Elderl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PENG Qingyun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potential demand of long 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base on the 2014 survey CLASS baseline survey data, family factors,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demographic variables constructed for the thre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Conclusion: home long term care in the current is still the first choice of long- term care for elderly in China, and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and children whether live with elderly together is the main factors for the elderly long- term care mode choice, also health status, occupation and retired treatment objective constraints the choice of long- 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the long- term care for the elderly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7- 02- 20；修改日期：2017- 06- 27

作者简介：彭青云（1982- ），安徽安庆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老年学、老年人力资源开发。

level and the gender difference has always existed and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Key words** : long- term care ; home care model ; institutional care model ;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老龄化、高龄化形势严峻，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由于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同时健康预期寿命并没有伴随预期寿命的延长而延长，老年人口失能率、患慢性病率逐年上升。而与此相伴的是，家庭结构转型，家庭照料功能不断弱化，家庭再也无力承担老年人的照料重担，传统的家庭照料方式不堪重负。到底由谁来提供照料服务？老年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照料方式？这些都是对老年学界和人口学界提出的新课题。

## 二、文献回顾

关于老年长期照料方式的国内外研究，WHO (2015) 认为，长期照料是一项系统的活动，由非正式照顾者（家庭成员、朋友、邻居等）承担或由正式照顾者（如专业医疗机构）提供，确保个体在不能完全自我照料的情况下维持高质量生活水平，根据个人喜好，维持最大程度的独立性、自主性、参与性，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和确保个人尊严。Chung 等 (2008) 介绍了中国台湾的家庭照料、社区照料、机构照料等三种长期照料模式。

国内关于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的研究不多，尤其是明确以长期照料方式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更多的研究是以长期照料模式、养老方式、养老模式或居住安排等为对象。陶涛等 (2014) 将老年人养老方式分为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三种。姜向群等 (2014) 从居家长期照料和机构长期照料两个方面研究了长期照料方式的影响因素。桂世勋 (2008) 认为，广义的老年人照料体系不仅指为基本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年人提供补救性照料服务，还应包括为减缓老年人基本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提供预防性和发展性的服务。顾永红 (2014) 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分为自我养老、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段小刚 (2012) 认为，养老模式是指老年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具体可以分为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居家社区日托养老三种。总之，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以家庭养老为主，即养老方式上的非正式支持系统占主导地位。段小刚 (2012) 对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居家社区日托养老三种主要模式进行了研究，在进行变量设置时，将养老模式设置为家庭养老和非家庭养老两类。陈建中 (2006) 将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划分为居家长期照料和机构长期照料两大类。

老年人选择长期照料方式的具体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口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主观态度三个方面。Brown 等 (2002) 通过对日本的研究认为，较差的健康状况会促使老年人改变居住方式。Rabiner (1996) 认为，老年人的态度和信念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健康照料制度的选择。Andersen 等 (1973) 构建了一个健康信念模型，并认为，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

种族、教育水平)、态度(倾向性因素)，以及婚姻状况、子女数、同亲戚联系的紧密度、医疗保险情况、家庭收入和个人财产(促成因素)等，都会影响老年人对长期照料模式的选择。

本研究将长期照料方式分为居家长期照料和机构长期照料两类：居家长期照料指受照料老年人居住在自己、子女或亲戚家中，由配偶、子女、亲属、朋友、保姆、社区等为其提供长期照料服务；机构长期照料指老年人在养老院或老年照料机构中集体生活，由机构服务人员负责照料。

### 三、研究设计和研究假设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2014年CLAS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基线调查数据，本次调查有效样本11,511人，调查对象为年满60周岁，港澳台、新疆、西藏、海南除外的全国范围内的老年人。其中，老年人平均年龄是70.02岁，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占13.84%，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分别占49.04%和50.96%，城市老年人和农村老年人占比分别为52.96%和47.04%。综合考虑变量缺失的情况，共计获得有效样本7896个。用STATA1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二) 变量设置和描述

因变量设置。CLASS2014年度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问题(D6)——“今后您打算主要在哪里养老？”，选项包括：①自己家；②子女家；③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④养老院；⑤其他；⑥无法回答。通过频次分析发现，68%的老年人选择在自己家中养老，26%的老年人选择在子女家养老，选择在自己家和子女家养老的一共占94%，即10,114位老年人选择了居家养老。选择机构养老的占比较小，仅401人。由于社区的日托所和托老所具有半机构照料性质，老年人白天在此获得生活照料、参与娱乐活动，晚上回家休息，日托所和托老所的机构性质比较明显，所以将社区的日托所或托老所也归为机构照料。此外，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很多回答“其他”和“无法回答”的情况属于居住在其他类型的养老机构中或是居住在亲戚家，因此仍将其归为机构照料。

自变量设置。综观文献综述，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个人特征即人口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或个人观念等。其次是家庭特征或称为代际支持变量，主要有子女个数，代际间的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健康状况(健康状况也可以放在个人特征里面，但是由于健康状况是家庭决定是否将老人送到机构照料的最重要决策因素，因此将其放在家庭变量里面)。老年人在选择长期照料模式时，通常会考虑自身的自理能力情况，尤其是严重失能的老年人，为了不麻烦子女，选择机构照料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本研究将自理能力归为家庭变量。再次是社会经济变量，主要包括教育水平、以前和现在的职业、目前的收入情况、所在地区、宗教信仰和离退休待遇等。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设为家庭变量、社会经济变量和控制变量(人口变量即个人特征变量)等三个方面，具体如表1所示。

表 1 变量设置

因变量	长期照料方式 (LTC)	机构 (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 养老院, 其他) 养老=0; 居家 (自己家, 子女家) 养老=1
自变量	健在子女数	处理为连续变量(均值 3 个, 最小 0 个, 最大 12 个)
	居住情况	独居, 与配偶、未婚伴侣、保姆居住=0; 与其他家人 (子女、孙子女、女婿或儿媳、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人) 同居=1
	自评健康	不健康=1, 一般=2, 健康=3
	自理能力	完全自理=0, 失能=1
社会经济变量	收入	取自然对数, 年均收入 18,057.8 元 (最小值 1 元, 最大值 960,000 元)
	职业	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1, 专业技术人员=2, 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3, 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一般职工=4, 个体户、自由职业者=5, 农、林、牧、渔民=6, 无业=7, 其他=8
	教育水平	文盲=1, 小学及以下=2, 初中及以上=3
	宗教信仰	不信教=0, 信教=1
城乡	城市	城市=1, 农村=2
	是否享有离退休待遇	不享受=0, 享受=1
控制变量	年龄	连续变量处理, 平均年龄 70.3 岁 (最小 60 岁, 最大 113 岁)
	性别	男=0, 女=1
	婚姻	无配偶=0, 有配偶=1
	民族	少数民族=0, 汉族=1
	户口性质	农业户口=1, 非农业户口=2

变量描述。自变量、自变量家庭情况、社会经济状况、人口特征变量与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的相关分析。 $\chi^2$  值检验, 居住方式、自评健康、受教育水平、离退休待遇、所在地区、民族和户口与长期照料方式选择的交互作用显著。

表 2 自变量与长期照料方式选择 (单位: %)

	自变量	机构	居家	合计	自变量	机构	居家	合计	
居住方式	独居, 与配偶、保姆同居	49	36	37	离退休待遇	城市	84	57	59
	与子女和其他家属同居	51	64	63		农村	16	43	41
自评健康	不健康	23	28	28	享受	不享受	27	65	62
	一般	36	29	29		享受	73	35	38
教育水平	健康	41	43	43	性别	男	45	48	48
	失能	93	91	91		女	55	52	52
宗教信仰	自理	7	9	9	婚姻	无配偶	33	36	36
	文盲	11	33	32		有配偶	67	64	64
宗教信仰	小学及以下	40	63	34	民族	汉族	95	92	92
	初中及以上	63	32	34		少数民族	5	8	8
宗教信仰	不信教	88	88	88	户口	农业户口	21	55	53
	信教	12	12	12		非农业户口	79	45	47

卡方值检验显示，老年人的年龄、子女个数变量与老年人对长期照料方式的选择相关关系显著。年龄越大的老年人越倾向于选择居家照料，说明对长期照料方式的选择意愿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别。低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在机构接受照料，但实际情况是，等老年人到80岁及以上后，选择接受机构照料的比重却在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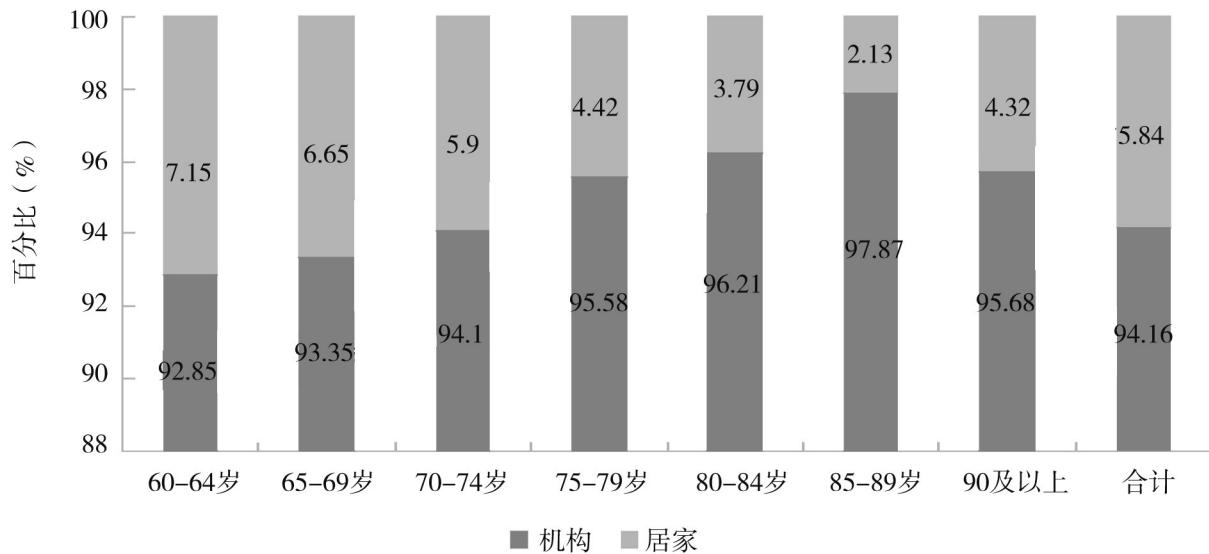


图1 年龄与长期照料方式选择

子女越多的老年人越愿意选择居家长期照料，说明子女个数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保障极大相关，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中国人的“多子多福”传统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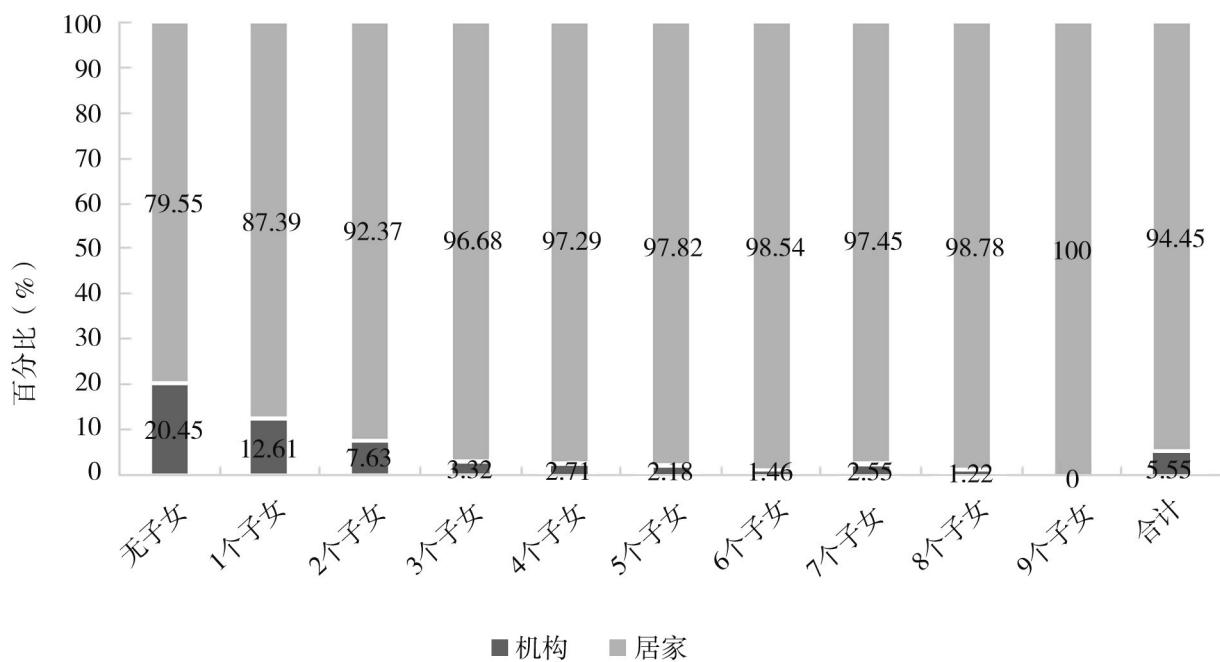


图2 子女个数与长期照料方式选择

### (三) 研究设计

因将长期照料方式分为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两类，因此在使用 crosstab 交叉表方法和卡方检验描述分析变量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主要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模型的表达式为  $\text{logit}(\text{ltc})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n X_n$ ，其中  $\text{logit}(\text{ltc})$  表示老年人选择长期照料方式的概率。

为了更好地了解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老年人选择长期照料方式的不同影响，本研究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基于前述三个因素构建了三个回归模型：模型一，考察家庭变量对老年人选择长期照料方式的作用机制；模型二，加入社会经济变量，考察家庭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老年人选择长期照料方式的共同作用机制；模型三，加入人口特征变量，考察家庭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和人口特征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的共同影响机制。

### (四) 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研究结论和模型设置情况，分别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家庭情况（子女数和居住情况）不同的老年人对长期照料方式的选择不同，自评健康差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机构养老。

假设二：老年人对长期照料方式的选择会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限制，尤其是收入水平对老年人的长期照料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

假设三：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水平、民族等）不同的老年人在长期照料方式选择上会有不同偏好。

假设四：对养老院持不同态度的老年人的长期照料选择偏好不同，对养老院印象好、态度正面、愿意承担更多费用的老年人选择机构照料的可能性更大。

## 四、回归模型结果

总体而言，三个模型对应的  $p$  值均为 0.000，表明三个模型都是显著的，拟合程度较好，三个模型的伪  $R^2$  (0.063, 0.111, 0.118) 依次增大，其 -2LL 的绝对值 (1599, 1518, 1505) 依次减小，说明三个模型的拟合度依次递进——加入社会经济因素后增强了模型的解释力，模型二对模型一有很大改善；加入人口特征变量后，提升了模型解释力度，模型三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模型一，家庭因素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居住情况、子女数、自评健康状况三个因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与子女或其他家人同住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发生比是独居或仅与配偶、未婚伴侣、保姆居住老年人的 1.5 倍。子女数越多的老年人越倾向于选择居家长期照料，子女人数每增加 1 人，老年人选择居家长期照料的比重提高 70%。相比自评不健康的老年人，自评健康一般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概率降低 29%。也就是说，自评健康一般的老年人选择机构照料的概率更大。这可能是因为自评健康的老年人多是低龄老年人，之前的研究表明，低龄老年人选择机构照料的比重较高。自理能力对老年人选择长期照料模式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样本量太少，CLASS 数据中，不能自理的老年人仅有 929 人（机构 41 人，居家 888 人）。总之，独居，与配偶、保姆同居的老年人以及子女数较

多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长期照料方式，选择机构照料的可能性更小，说明家庭因素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有较大影响。

模型二加入社会经济变量后，居住情况、子女数和健康状况依旧对老年人的长期照料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相比独居或与配偶、保姆同住的老年人，与子女或其他家人同住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概率提高30%。子女数每增加1人，老年人选择居家长期照料的概率提高40%。相比自评不健康的老年人，自评健康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概率提高40%。同时，教育水平、宗教信仰、职业、城乡差别、离退休待遇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相比文化程度为文盲的老年人，小学及以下、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概率降低了30%。相比没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概率降低了28%，即有宗教信仰的老年人选择机构照料的可能性更大，选择居家照料的可能性更小。农村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概率提高53%。享受离退休待遇的老年人选择居家长期照料的发生比减少0.6倍，即享受离退休待遇的老年人更有可能选择机构照料。年均收入水平对老年人居家照料选择有负向作用但影响并不显著。总之，社会经济特征是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教育水平、宗教信仰、从前和现在的职业、城乡差别、离退休待遇等，都会影响老年人对未来长期照料方式的选择。

模型三加入了人口学变量后，模型拟合度更好了，其中的居住情况、子女数、健康状况、教育水平、职业、离退休待遇依旧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同时，性别也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相比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概率降低36%，即女性老年人选择机构照料的概率更大，对机构照料的接受度更高，这和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总之，老年人的居住情况、子女个数、健康状况、教育水平、以前和现在的职业、是否享受离退休待遇等七个因素，是影响老年人选择长期照料方式的重要因素。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多数是城市户口老年人，所以离退休待遇稀释了城乡和户口两个变量的解释力。另外，宗教信仰、年龄、婚姻、民族等变量的作用并不显著，单独以这四个自变量，加入性别变量，同因变量LTC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时发现，年龄、户口性质、性别对老年人长期照护方式选择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可能是因为，作为最后引入的变量，在已有变量的基础上其解释力被稀释了。

表3 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N=7986)

因变量 (长期照料方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自变量			Exp(B)	S. E.	Exp(B)	S. E.	Exp(B)	S. E.
家庭	同居情况	与其他家人	1.544***	0.154	1.346**	0.137	1.496***	0.173
	子女数		1.696***	0.076	1.416***	0.067	1.382***	0.073
因素	自评健康	一般	0.706*	0.098	1.004	0.144	1.009	0.145
		健康	0.991	0.135	1.360*	0.191	1.354*	0.191
	自理能力	能自理	0.989	0.208	1.026	0.220	1.019	0.225

(续表 3)

因变量 (长期照料方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自变量			Exp(B)	S. E.	Exp(B)	S. E.	Exp(B)	S. E.
社会经济因素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	—	0.681*	0.127	0.605**	0.115
		初中及以上	—	—	0.694	0.138	0.618*	0.127
	宗教信仰	信教	—	—	0.721*	0.112	0.779	0.125
	职业	2	—	—	1.038	0.181	1.097	0.193
		3	—	—	1.415	0.300	1.553*	0.332
		4	—	—	1.264	0.207	1.413*	0.235
		5	—	—	1.541	0.490	1.638	0.524
		6	—	—	2.066*	0.604	2.274**	0.691
城乡		7	—	—	1.761	0.813	2.353	1.095
		8	—	—	0.945	0.246	0.960	0.252
	离退休待遇	农村	—	—	1.527*	0.272	1.328	0.256
控制变量		享受	—	—	0.591*	0.130	0.622*	0.144
		收入水平	—	—	1.000	0.000	1.000	0.000
	年龄	年龄	—	—	—	—	1.010	0.009
	性别	女	—	—	—	—	0.636***	0.069
	婚姻	已婚	—	—	—	—	1.296	0.202
量	民族	汉族	—	—	—	—	1.079	0.256
	户口	农业户口	—	—	—	—	0.847	0.185
F								0.000
Adjusted R <sup>2</sup>								0.109

注：\* $p<0.05$ ，\*\* $p<0.01$ ，\*\*\* $p<0.001$ ；职业包括 8 类，1=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2=专业技术人员，3=办公室一般工作人员，4=商业/服务业/制造业一般职工，5=个体户、自由职业者，6=农、林、牧、渔民，7=无业，8=其他；分类自变量的参照组，请参见表 1 中值为 0 或 1 的组别。

## 五、研究结论和讨论

个体衰老的过程是机能不断老化的过程，理论上，每位老年人都需要长期照料，所以，每一位老年人都是长期照料服务的潜在需求者，本研究根据实证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 (一) 主要结论

得益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居家长期照料在当前和今后几十年内仍然是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的首要选择。数据显示，49%的老年人选择了居家长期照料模式。这种状况短时间内很难有所改变。一部分经济收入差、农村、贫困的老年人受制于自身经济条件，因很多时候并没有选择的能力而不得不“被选择”了居家照料，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查结果和研究结论。

家庭状况尤其是子女数量和居住情况是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最主要因素。子女数量多、与配偶之外的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居家照料，而子女数量少、

仅与配偶或保姆居住以及独居的老年人更加倾向于选择机构照料。

健康状况对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有显著影响，自评不健康的老年人因受制于客观的身体条件，有时会不得不“选择”机构长期照料。

教育水平一直是影响老年人长期照料方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相对而言经济收入水平较高，职业较好，观念更开放，所以有更多的选择自主权，也更愿意选择机构照料。

相比国家、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的老年人，职业状况为农、林、牧、渔业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实际上，这种状况很多时候并不是农、林、牧、渔业老年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更多地是被动接受的过程。总之，职业对长期照料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享有离退休待遇的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的比重较低，说明享受离退休待遇的老年人选择机构照料的可能性更大。享受离退休待遇说明领取退休工资，在社会养老保障覆盖范围内，且大多为城市居民。这部分老年人经济状况好，有条件选择机构照料，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收入、职业和城乡差别的影响。

从性别来看，女性老年人相比男性老年人更不愿意选择居家照料，而倾向于选择机构照料。之所以如此，是女性老年人口在老年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女性老年人的失能率高于男性老年人，其经济状况差于男性老年人的结果。

## （二）讨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中，长期照料方式选择的分析对象是全体老年群体，数据分析发现，愿意入住机构养老的老年人具有大体相似的特征，如健康较好，受教育程度高，职业好，经济收入水平高，享受离退休待遇等，所以机构照料应该更好地定位于相关目标人群。目前，国内的机构养老低端和高端并存，传统的收养五保户的敬老院和城市的高端养老院并存。未来可以考虑发展中端的机构照料服务，收费中等偏下，服务个性化，以满足中等收入老年人的照料需求。

居家照料依旧是目前我国最核心、最主要的照料模式，家庭居住情况是老年人选择居家照料模式的主要考虑因素，有子女和配偶，与其他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老年人更愿意选择居家照料模式。这部分老年人有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理想，应大力发展中低收入老年人需求的长期照料服务。同时，要分城乡、性别和受教育程度考虑，根据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提供分类分级分层的长期照料服务。

总的来说，应充分掌握老年人对长期照料服务的基本需求，摸清老年人对长期居家照料和机构照料的不同服务需求，为深度老龄社会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应对工作。

## 参考文献：

- 陈建中. 卫生保健[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邓颖，李宁秀，刘朝杰，等. 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公共卫生（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731- 732.

- 段小刚. 影响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因素分析——基于天津市城区调研数据 Logit 二元选择模型分析的视角[J]. 天津经济, 2012 (10) : 39- 42.
- 顾永红. 农村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4 (3) : 9- 15.
- 桂世勋. 构建广义的老年人照料体系——以上海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08 (3) : 78- 83.
- 郭志刚. 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 人口研究, 2002 (1) : 37- 42.
- 姜向群, 刘妮娜. 老年人长期照料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4 (1) .
- 蒋岳祥, 斯雯. 老年人对社会照顾方式偏好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浙江省为例[J]. 人口与经济, 2006 (3) : 8- 12.
- 陶涛, 丛聪. 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北京市西城区为例[J]. 人口与经济, 2014 (3) : 15- 22.
- 尹尚菁. 中国老年人长期照护需求研究[D].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11.
-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 “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研究报告[R]. 2016.
- 左冬梅, 李树茁, 宋璐. 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 (1) : 25- 31.
- Andersen R M, Newman J R.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f medical care ut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 1973(57):95- 124.
- Brown J W, Liang J, Krause N, et al. Transitions in living arrangements among elders in Japan does health make a difference?[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2002, 57(4):S209.
- John R Logan, Fuqin Bian, Yanjie Bian.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the urban Chinese family: The case of living arrangements [J]. Social Forces, 1998, 76(3):851- 882.
- Mei Li, Yang Zhang, Zhenyu Zhang, et al. Rural- Urban differences in the long- term care of the disabled elderly in China[J]. Plos One, 2013, 8(11):e79955.
- Min- Huey Chung, Nanly Hsu, Yin- Chun Wang,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long- term care preferences of the elderly in Taiwan[J]. Geriatric Nursing, 2008, 29(5):293- 301.
- Rabiner D J. Attitudes toward and use of subsequent nursing home services among a national sample of older adults[J]. Aging Health 1996(8):417- 43.
- Soyeon Cho, Steven H. Zarit, David A. Chiriboga. Wives and daughters: The differential role of day care use in the nursing home placement of cognitively impaired family members[J]. The Gerontologist, 2009, 49(1):57- 67.
- WHO. World report on ageing and health[Z]. 2015.

[责任编辑 : 魏彦彦]